

萬有文庫

第2集7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容齋隨筆五集

(五)

洪邁著



容齋隨筆五集

(五)

洪邁著

國學基本叢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著作者 洪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五筆隨齋容
冊五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容齋五筆目錄

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張呂二公文論

風俗通

唐宰相不歷守令

陶潛去彭澤

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西漢以來加官

李德裕論命令

元微之詩

官階服章

呂望非熊

漢武唐德宗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虢州兩刺史

郎官非時得對

俗語有出

張釋之柳渾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狐假虎威

王安石棄地

昏主棄功臣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徐章二先生教人

雙生以前爲兄

問故居

五經秀才

慶善橋

唐史省文之失

孫馬二公所言

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間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第四十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宏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十五則

庚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僊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穀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一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爲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

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覲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虢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晉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言。迂濶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

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飄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潔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

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擗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興之遼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歷中遼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爲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元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醜以巳日生良則以醜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醜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敍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宏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

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笪廣韻簷字下云筭簷竹笪也采帛鋪謂剪截之餘曰幌子幌一懼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掭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卽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爲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溫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竄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雲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

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寄題草堂云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垍皆稱英宰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爲祕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爲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卽令誅之其事卽畢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鎔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

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
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旣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旣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功德。政爲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熲入府。熲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爲比。熲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旣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旣重。功名復大。德宗卽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裝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駛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彌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碑君游君次君顙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碑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碑賓碑圭碑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眭宏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